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錄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二

明 傅遜 撰

伯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蔡今為河南汝寧府有上蔡新蔡縣鄭今為河南鄭州新鄭汜水縣鄧今為河南鄧州楚都郢今為湖廣江陵縣時楚武王僭號稱王馮陵上國蔡鄧鄭地與之鄰故懼而會以謀自是滅鄧虜蔡服鄭并諸小國更文王成王其勢轉熾二

十六年而桓

公立於齊

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無常政令無常小白糾襄公庶弟糾爲長齊都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府皆其地莒今莒州近齊鮑叔牙小白傅管夷吾召忽糾傅○鮑先亂去又能舉管明哲絶人桓之伯實由之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

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桓公小白也乾時齊地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南有時水其源淺旱則乾故名餘見齊襄公之弒鮑叔欲生得管仲故乘勝進兵脅魯復托辭以誘之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快意也生竇魯地壹阜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境舊有夷吾亭稅解其縛高傒齊卿字敬仲鮑叔以管仲治理之才多于敬仲可使相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譚今為山東章丘縣有譚城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餘見宋閔公之弒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北杏齊地遂舜後國今山東定陶縣境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柯齊地今山東東阿縣魯與齊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服故也齊脩伯業故假王命以示順單伯周大夫成平也鄄衛地今屬山東濮州○宋爵既上公而復國今河南歸德州及直隸徐州皆介南北之衛故齊桓創伯即於宋首事其制而撫之者勤矣晉文晉悼其業皆自宋始至天下分為南北而彭城遂為南朝重鎮安史之亂張許據睢陽以遮蔽江淮其地誠古今要害之區也哉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郳附庸屬宋而叛齊桓為之伐郳鄭未服因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櫟鄭邑入櫟詳見厲公篡國）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幽宋地時盟者凡九國○鄭在南北之交與宋同皆圖伯者所必爭也然宋固事中國而鄭反覆二伯間幾終春秋世）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詹鄭卿）○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氏遂之彊宗）

殲盡也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餘見田氏傾齊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陳亂而齊納敬仲鄭伯前納成于楚皆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周禮九命作伯王官伯也餘見子頹之亂

二十八年夏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

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欲蠱惑以淫事振作萬舞總名此武舞也嫠自稱未亡人御人夫人之侍人襲繼事也桔柣鄭遠郊之門旆軍前大旗殿拒後也子元分軍為二自與三子為前軍鬬班等三子為後軍純門鄭外郭門逵

市國內方九軌道上之市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既不閉出兵而復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而救適至遂遁諜閒也幕空故有烏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處王宮淫偪甚矣射師名廉足曰桎手曰梏申國楚滅之為縣今河南南陽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紓解也○子文賢而相楚故桓卒不能勝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濟水歷齊魯界在魯稱魯濟燕北燕召公封國今京師山戎與古孤竹俱國今永平府地逼燕通齊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桓公伐戎而勝史所謂北伐山戎離枝孤竹也前與魯謀故以其俘馘遺魯於禮無之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小穀今山東東阿縣穀城有夷吾井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今山東金鄉縣境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立閔公子般莊公子黨氏魯大夫家共仲公子慶

父也賊弑也詳見三桓弱公室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邢今為北直隷邢臺縣敬仲以戎狄為豺狼諸夏為親暱宴安為酖毒詩小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鄰國有急相戒命者○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湫字仲孫四者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重固安也攜貳疑也

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魯卜大夫名齮宮中小門謂之闈内

夷曰遜邾小國今山東鄒縣夷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遂滅衛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

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共及滕衛別邑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文公立無虧齊桓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與門材使先立門户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兩匹也餘詳見衛文公定狄難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深言桓公恤難之周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狄復病邢桓又以諸侯救之師次聶北夷儀邢地邢臺縣有夷儀城無私軍令嚴整故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宋地在今河南陳州境舊有檉城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楚丘衛邑在今北直隸滑縣有廢衛南縣其地君死國滅故言封諸侯既會而魯後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貫宋地江今為河南確山縣黃今河南光州境有古黃國皆楚與國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鬭章楚大夫聃伯鄭大夫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陽穀齊地今山東陽穀縣南有盟臺傳桓公會江黄于此因楚侵鄭桓謀伐之以公不與會使來尋盟友往涖之孔叔鄭大夫勤勤恤其患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蔡姬齊侯夫人蕩揺也蓋池在苑中○竊謂因此伐蔡非也蔡自被執以後計已服屬于楚不與中國會盟畧無畏桓之心故桓因而治之豈專以一婦人故哉傳蓋失其意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

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

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桓公君臣謀楚已久至此乘銳伐之牝牡相誘曰風楚使言二國去遠雖馬牛風亦不相及今以何事至此蓋醜詆之辭召康公周太保奭也仲言自先世受王命得征討四國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河海東西之極穆陵楚之境無棣在遼西賜履而以此命之者欲其踐履之廣如此也包裹束茅菁茅有刺三脊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楚楚膠其舟至漢而溺

故以二事為楚罪而猶婉其詞楚服小拒大言水濱亦婉詞故復進師完來納款故退師以示禮陘召陵皆楚地今河南郾城縣有召陵城陘在召陵南舊有陘亭乘共載也桓言諸侯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好然其先實邀矣亦柔來之意孤寡不穀諸侯謙稱方城山在今河南裕州東北漢水源自今陝西漢中至荆門州東境下流與沔水入江完言此見其山河險固〇完進退以禮而應對皆中機宜遣使如此國有人哉 桓服楚謀歸道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國病有供給之費故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以示威扉草屨虎牢鄭邑今河南汜水縣不忠誤軍道也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衮衣公服加二等也今許以男用侯禮加一等故曰禮陳服罪故歸濤塗戴伯名兹叔牙之子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

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首止衛地今河南陳留縣境舊有首鄉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濤塗申侯俱從其君于會故得勸之城而復為之請宣仲濤塗字○申侯前既反而傾之復不虞其陷已也狡而實愚也已○周公宰孔王恨齊侯定太子故使鄭伯叛齊時唯晉楚為齊敵國故以安鄭鄭伯因拒諫而逃親黨援也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新密即新城今河南密縣鄭畏諸侯之討不俟時而速城以禦敵諸侯因楚圍許即解鄭圍以救之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質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武城楚地今河南信陽縣東北有武城逢伯楚大夫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祓除凶之禮○按論語微子去之是先紂紂滅而遠蹈矣武王既克商微子何用過自毀辱以迎之乎果爾則武王何不即封之俟武庚既誅而後封之宋耶皆非事理故鄱陽鄒氏亦深辨其誣史記禮記與此傳皆沿而襲之蔡氏書傳亦不察此跡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

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説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前圍未服而解故再伐競彊悍難病畀弱之病詭以逃盟之罪歸申侯姊妹之子為世蓋楚甥也疵瑕咎釁也求多以禮義大責望之小國必政狹法峻弗可改嘆其當也甯毋魯地在

今山東魚臺縣舊有泥毋亭謀謀所以服之仲云服人心者莫如禮故以招攜感人心者莫如德故以懷遠攜離也脩禮脩朝聘之禮令諸侯以其方貢所產物于天子諸官司受之而歸三氏鄭大夫內臣封內之臣鄭子華以國叛於齊桓公欲因釁圖鄭而管仲備言其必不可奸犯也命君命時時事姦邪也私也摠將領也唯德可以示後用子華是列姦而不德必德刑禮義可記而後會盟足恃子華以姦人列位而記之是自廢其盟若以不可記而諱之則德衰蓋德盛者作必可記且不許鄭必感德而服介因也卒皆如仲言 ○閏月

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洮曹地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葵丘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尋尋洮盟王深德桓公定其位故賜胙尊之比二王後有事祭也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八十曰耋桓年未及稱耋以優之使無下拜桓言君天也其威無適不臨近在顏面不可不懼八寸曰咫隕越顛墜以越分魂撓也竟拜堂下受胙堂上晉侯欲求會葵丘故孔止之料齊將又亂而復戒獻公以自靖其國可謂明矣　九月晉獻公卒○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次喪寢高梁晉地在今山西臨汾縣境詳見晉驪姬之亂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詳見驪姬之亂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召戎欲因以篡位餘詳見子帶之亂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〇黄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黄桓業將衰〇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王以齊桓翼戴之謀多出于仲故因其來厚禮之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為上卿節時也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伯舅之使故曰舅氏督正也謂功勳美德正而不可忘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以職尊之管子不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竊以管仲之後不顯于齊而云世祀者想以功德世為齊人所

祀如董安于之祀于趙廟或如諸葛武侯之祀于蜀人也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詳見王朝子帶之亂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鹹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鹹城淮夷淮南北之夷杞今為河南杞縣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緣陵杞邑杞迫于淮夷故城之以定其遷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患不終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

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徐國南直隸泗州有徐城牡丘齊地山東東昌府城東北有牡丘匡衛邑北直隸長垣縣有匡城厲楚與國湖廣隨州境舊有厲村婁林徐地南直隸虹縣東北舊有婁亭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淮水自今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東入海鄫國今山東嶧縣鄫為淮夷所病故謀之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然齊亂

亦兆矣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咎繇之後都六今為直隸六安州○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古稱齊地沃衍負海之饒仲用以伯讀管子國語其所以治齊者皆變古聖法而為之至其兵威所至無不靡從雖由扶義以動而畧亦宏矣特楚國方强而子文適相故姑薄伐焉而徒問其細使之受盟斯止其亦審于勢哉及陳德禮之訓拒子華之請誠焉爭其言也為伯者倡而名繼三王良以是夫而齊不為之置後與鮑氏俱顯何耶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茲父襄公名目夷其庶兄字子魚不順亂嫡庶之分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小童蒙幼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

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齊桓公伐宋曹與焉故也○桓尚在而伐曹不忌桓也時已有代桓之心矣然苟有伯者之畧弃怨以明德于天下夫豈不可而必怨焉是討是離

其心而去之矣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為石六鷁遇迅風而退飛祥吉凶之先見者内史中大夫叔興其字言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𫎇襄公不脩人事而徒問物變且以已對嫌于宣露故更正言以諱之焉鷁水鳥或作鶂

雌雄相視則孕或云雄鳴上風雌承下風亦孕世多繪形舟前為飾

十七年冬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孝公桓公所屬之宋公者詳見桓公五子爭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楚以其金利故也傳言其無遠畧○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甗齊地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

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睢水在河南陳留縣東北經睢州達寧陵縣時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用殺之以為牲襄公淫虐子魚憂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不相為用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三亡國邢衛杞薄德謂其德不若古聖王淫鬼非周社也得死得良死也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崇崇侯虎因壘不益備也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以服崇子魚欲公省德而自止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鹿上宋地在今南直隸汝州境舊有原鹿縣盂宋地薄闕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

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

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馬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伐鄭楚必救之故曰禍大司馬固莊公孫公孫固也宋商後商滅於紂故云天弃言違天天必不宥泓水名司馬子魚也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二毛謂髮有二色以阻隘乘之以制勝也子魚言楚本勍敵乘其隘而不列猶懼不勝胡耇元老也言明設刑罰以恥不果本期交殺設傷而未死尚能害已何可勿重若妄有愛惜不如服而不戰則殺傷自無利乘其便也兵以鼓進金鉦也鳴之以節鼓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儳儳巖未整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緡宋

地今山東金鄉縣有緡城○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創死如子魚慮

子成公王臣立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武子鄭卿有事祭宗廟也尊之故賜以祭胙○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傳善鄭能尊先代

宋襄矯誣小慧妄慕大名無足論者子魚才非管仲而代崇之喻識則遠矣然豈襄公之所能及哉且齊晉俱大國而稍遠于楚故圖回數年一出而能與楚競宋既國小而密邇楚境將畏偪之不暇而安能以布其謀猷

乎使戰泓而勝禍亦不旋踵矣
非文王之至德曷足以勝之

晉文公之伯 附襄公繼伯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成得臣字子玉焦夷陳二邑焦一名譙夷一名城父俱今南直隸亳縣有廢譙縣廢城父縣頓近陳小國今河南商水縣城之以偪陳叔伯薳呂臣字以子玉不任令尹子文言將矜功為亂不可不賁〇子玉非文公敵也故卒以楚敗且慮其為亂而舉豈任人之體哉〇晉公子重耳

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　以叔隗妻趙衰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

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奉匜沃

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重耳文公名難由驪姬事見十卷蒲其治邑今山西蒲縣以恃君命而得祿以聚衆故順命而奔時從者猶有狐毛賈佗而止言五人者或有後先故逸之也廧咎如赤狄之别種隗姓就木死而棺也五鹿衛地今北直隸大名府東有五鹿墟塊為土得國之祥時齊桓既與秦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猶忌其賢以計縻之至桓公卒孝公立諸侯皆叛晉又去恐孝公怒故從者密謀欲行而姜殺聞者以滅口復醉遣之公

子殊無去志也姜氏即公所妻者其明智過人騎脅并肋也薄迫也僖負羈曹大夫以相用以相國也自貳自别異也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公子康故返璧時宋襄獨厚遺之叔詹鄭卿啓開也公子母孫姬故曰姬出離羅也三士據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相才楚成知公子賢故享而問何報以觀其志三十里為一舍命止師之命弭弓末無縁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欲與楚爭衡決勝成伯業子玉畏其志大請殺之楚子以天意所鍾弗許廣志廣儉體儉晉侯指惠公秦近晉送使納之而秦亦知其將伯矣懷嬴子圉妻匜以注水於盤中沃手曰盥既已揮卻也以黷姓故嬴不喻怒懼懼詐文儀度文辭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以喻秦六月詩小雅稱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匡王國也稽首見天子禮故伯降而辭○諸臣從亡忠勤至矣而獨於懷嬴事乃陷其君於瀆倫焉國語載懷嬴之納文公欲辭之而胥臣子餘皆勸之使娶豈所

謂將順其美者耶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羈馬絡首絏馬繮子犯重耳舅有如水言此水之神實臨之因投璧以質信於神二月丁未朝于武宮詳見驪姬之亂○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鄔父告于秦詳見王室子帶之亂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

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已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子犯以勤王為伯業之始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故云繼文公猶疑叅之以卜筮黄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自謂已當之故言不堪偃以今之周王自當帝兆非公也乾下離上大有乾下離上睽大有九三

變而為睽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而協吉更揔言二卦之義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此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故其象同辭秦師使還獨納王順流曰下王德晉除太叔既行享禮復設醴酒又加幣帛以助歡宥助也隧一云掘地通道王之葬禮一作遂王畿有六遂天子六軍之制未詳四邑先與鄭復歸今賜晉在晉山南河北故為南陽今河南脩武縣有南陽城倉葛陽樊人出民惟取其土蓋晉都絳太行山西黃河東今山西平陽太原等府皆其地自獻公啓土多在西北得周賜邑而轉南矣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

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鄀秦楚界上小國都商密漢為丹水縣後廢闕克申公子儀名屈禦寇息公子邊名因秦晉伐鄀戍以衞之析楚邑近商密今為河南內鄉縣隈隱蔽之處二子戍商密實屯兵于析以為之援秦以計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時傅城使商密不知囚非析人復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若二子已從之而盟故商密懼降秦既降而析戍亦敗二子被囚

〇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伯貫周守原大夫冀晉邑今山西河津縣有冀亭古國狐溱狐毛子勃鞮披也從從亡徑餒途中饑也言衰廉且仁不忘君○衰之賢素矣乃咨之寺人柳子故有議焉

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時魯兩被齊兵故使二臣乞師報之言其不臣于周可以此罪伐之○楚豈能臣者而使之伐之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楚申公叔侯戍之戍之以偪齊詳見齊桓公五子爭立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

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

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楚前伐宋猶不服將復圍之而治兵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欲委重子玉故畧其事皆賀賀子玉堪其任蔿賈字伯嬴孫叔敖父靖國述前子文荅伯叔之言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其才止能將此過則以衆敗而不能入國睽蔿皆楚邑晉因宋告急先軫決策救之偃謀攻楚所愛則宋圍自解於是蒐兵選將得郤縠於趙衰衰之論將誠善宜為世法春蒐禮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三軍備大國之制夏書益稷謨賦取試用庸功也尚書賦作敷試作庶孤毛偃兄欒枝謚貞子欒賓之孫林父謚桓子魏犨謚武子御戎戎車之御右車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文公謀伯教民以戰子犯又慎其所以示之者三謂民無義則苟生而無以自固故以義利民而民懷其生無信則不知其所以為用而交詐以相傾故信明而民無多求自重其言無禮則民慢上故蒐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之官以正其等皆以文德教民而非專競武力故伯業一舉而成宣明也易貿易也明徵明白可徵也執主秩爵秩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楚人救衛不克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
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
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
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
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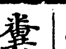
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
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
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
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
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
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〇六月晉人復衛侯〇衛侯先期入〇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髪走出前驅射而殺之〇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

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曹衛前既無禮復偕即楚故用狐偃謀伐之以救齊宋時衛國今河南衛輝府曹國今山東曹州晉自絳由潞澤至衛曹越在衛南故假道既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侵因回軍伐衛取其邑五鹿胥臣司空季子原軫食邑以賢超升故曰上德斂孟襄牛皆衛地時衛文公已卒今其子成公晉追前怨不使與盟時晉强楚不能救門攻其門尸陳其尸舍墓若將發塚者故曹懼軒大夫車言其濫爵弃賢故責其功狀報施報璿壁之施犨顛有從亡之勞故怨其不圖而焚僖氏爇焚也距

躍直跳曲踊横跳百陌同又道也蓋躍踊之度約有陌許者三門尹般宋大夫晉既伐曹衛而宋圍猶未解故復告急公欲與楚戰以齊秦未從則助晉者寡軫謀使宋賂二國以求救假藉之為宋請又激楚使不許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不可告必自戰公從焉楚子雅知其必伯故使其臣避之公亡時年十七至此年四十矣害謂世難也三言皆兵書允當無過求也伯棼越椒字間執塞也讒慝若吕臣蔿賈之言楚子還申遣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宫兵若敖楚武王祖父子玉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蓋不悉師以益之然不更召之反而乃少與之師誠失計矣子玉知其君意故使使兩解而歸以釋宋圍一德與晉侯以復衛封曹二功歸已故子犯以僭上無禮可急擊先軫以定國為禮不可與争然許其請則德自楚出晉為無權不許則弃宋而三怨皆集故私復曹衛拘執其使皆奪其德而搆之使怨且激之怒以進其兵彼進而我

則退以報其贈送之惠實三舍之言凡皆居敵于曲而自居於直子玉隨其計中追晉不止晉師宋齊秦之師與之遇攜之貳之也亢敵也宋為楚之仇救宋謂敵其仇素飽直氣盈飽有素也國歸父崔夭齊大夫小子慭秦穆公子城濮衛地鄰丘陵險阻名公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以衆不直已疑焉故子犯究勝負之致以決之公猶懷楚惠欒枝以滅諸姬為大恥小惠為不足懷又以夢凶為懼子犯權解為吉其君臣詳慎如此漢陽漢水之北盡盡滅也盬蠱同捧持而毀損之也晉侯仰故得天楚子俯故伏罪腦氣和煦物近之柔因審見事宜皆曲以果其志鬭勃楚大夫以戲為戲輕民命也晉使戒敬其事命止命詰朝平旦也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有莘故國名公望其師有禮戰志益決口觀子玉請戰之詞與欒枝之對晉侯之觀兵

勝負已別○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子玉既輕晉而晉
尤多設權譎務期必勝以陳蔡師弱馬畏虎故蒙其皮
先犯之所謂攻瑕也本屬右故奔而右潰旆大旗建大
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又曳柴起塵詐為衆走以誘楚
師逐已公族之兵屬中軍以之横擊則其陣亂復以上
軍張兩翼夾攻之故左亦潰唯子玉猶能全其所將之
卒館舍也晉食楚軍三日之穀襄王聞晉戰勝乃自往
勞之故為之作宫鄉役戰之前致致之來子人氏九其
名踐土衡雍皆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有衡雍故城踐土
臺以敵王愾故獻俘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傅相也
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享醴宥解見本事
内前以策書命晉侯為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
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大輅金輅
祭祀所乘其服自王公以下各有等而侯伯則鷩冕七
章周禮王公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
火五曰宗彝績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繡

之於裳侯伯七章自華蟲以下戎輅戎車兵事所乘其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彤赤弓㫺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中尊也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命逖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從來至去凡三覲王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攝君事也王庭踐土宮之庭傳謂盟合信義以文德勝楚弁冠也有皮弁爵弁疑此爵弁也纓冠糸瓊與玉分飾瓊赤玉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大心子玉子子西子玉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而諫季榮黃字濟師謂得神佑可以勝晉不勤民謂其惜所寶而忤神以殘民也王言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征而死何以見其父老孫伯大心字二子答言欲令往就君戮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可知公喜見顏色也言呂臣唯便其身圖○呂臣能知子玉之不堪而不為文公所忌豈識優而才弱者乎○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衛侯有疑

叔武心故先入叔武喜倉皇出迎前驅㨂君意射殺之咺奔晉愬其事詳見甯武子弭晉難風馬牛因風而走大旆大將之旗通帛曰旝祁瞞掌此二事而失之為奸命攝權代也愷樂也軍勝奏凱而歸授數也獻楚俘于廟徵召也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乘戰勝之威復合諸侯召王出狩以諸侯見展臣子之禮不服謂衛許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

故四衛侯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槖乘饘而納焉職專也夫子以召王意雖美而不合道故云不可為訓使若天王自狩并隱其闕以明晉之德河陽晉地今河南孟縣有河陽城竪小臣名侯獳筮史晉掌卜筮之史解釋也使以釋曹為言異姓邢衛振鐸曹始封君前衛侯歸以殺叔武更執故云不偕復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翟泉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與晉國〇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文公怨衛侯深罪不至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衛侯食故得賂醫薄酖雙玉曰瑴餘見甯武子弭晉難〇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無禮於出亡時餘見秦穆公霸西戎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

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濟水出陶丘至汶上縣同汶水入海一名大清河曹濟之西魯濟之東重館在山東魚臺縣境舊有重鄉城前討曹分其地而界未定至是乃實賜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晉文公卒○晉文行師動崇禮信娩迹齊桓而夫子以正譎分之其殆專指戰楚一事乎使其捐曹衛之怨一以綏懷為德幾於王矣而惜其病此也既勝而諸侯靡從强楚縮焉而不敢競與桓異焉以子玉死而代之者不克以抗衡故爾噫當分裂雲擾之際必皆雄俊乃能分峙稍劣不敵焉覆亡隨之矣而況能遠務外畧哉若呂臣其蓋審勢而自守者與○以下附襄公繼伯

三十三年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子上鬬勃字陳今為河南陳州許今為許州介于二伯與蔡鄭同故爭之餘見鄭穆公之立泜水一名滍水源出今河南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蓋迎水而軍兵家所忌此兩軍夾水莫能先渡故患相持不決乃使云文以綏柔為德因其順而犯之非德也武以克難為勇畏其強而避之非勇也若欲戰而不退舍使之得涉或半涉或未成陳而擊之皆悖此二義處父料楚必不敢涉必退舍楚退而晉涉亦如大孫伯所慮故誘使稍却因誣以遁去而歸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事見楚成王之弒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

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孔達衛大夫匡本衛邑為鄭所取故伐之緜訾地闕祥小祥且居軫子效尤謂效其不朝之尤昭子衛大夫戚其食邑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陳以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彊而已為之詞古謂古者友邦道厚越國而相與謀疆正其疆○伐晉非謀之善乃以古美之然非越國而謀之非所以為謀者非也

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厭猶臨也晉使大夫盟公為非禮而公受其辱故立文為以尊臨之者復為之諱垂隴今河南滎陽縣東舊有隴城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為辭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沈今河南汝陽縣有平與故城其國潰如水之潰故不可

止逃如匹夫脫身逃竄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冬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菁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降降階登成俱還上成拜禮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拜謝歸孔達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文子名行父聞晉侯疾故求喪禮其人從者難難卒得所謂三思而行者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扈鄭邑在今河南原武縣境舊有扈亭晉侯靈公也書所會謂列其公侯卿大夫也辟除也以其怠事而辟除之若不與也

冬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説之郤缺晉卿宣子名盾時將中軍缺欲盾以德綏諸侯夏書禹謨人有善則戒喻而休美之有罪則董督而威懼之德禮謂以德行其禮賞罰有章禮也為善者競勸斯皆樂而歌之來遠之道也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前孔達伐鄭不能復匡因郤缺言始令鄭歸之并歸以元年所取戚田公壻楚地名此人因地為氏池其名疑本楚人奔晉晉取鄭地以封之既令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亦宜歸故盡其竟致之以故盾能相幼君主盟○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討公後至報猶復也○

世稱桓文一耳而實異焉桓公兩定周難封衛存邢杞平魯晉之亂南伐楚北伐山戎威德幾遍海宇矣晉文

僅勝楚扶襄較未能當其半也然桓身死國亂不復振晉主夏盟者百餘年固其肩祚有異亦由北國建嗣之攸致也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三

明 傅遜 撰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

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范山楚大夫時晉靈幼而不君故山云爾楚在南故以中原為北狼淵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境堅龍樂耳鄭三大夫列卿救鄭不及其難故書人以示懲壺丘陳邑朱楚息公茷楚公子生曰囚死曰獲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息國楚滅之為縣今河南息縣宋獨未從楚故將伐之欲與戰宋先服馬御事宋大夫孟諸宋大藪在今河南歸德州境孟田獵陣名復遂楚期思邑公將獵張二甄故置左司馬二以右司馬一人當中夙早也燧取火者宋公違此命撻其僕狥于軍以示戮抶撻也子舟無畏字二詩皆大雅上美山甫不避彊禦下言禁戢詭人隨人以飭不中者罔無極中也子舟自言持此義故戮宋公

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承匡宋地今河南睢州境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沓地闕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棐鄭地子家鄭公子名歸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

矜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憂欲引大國以救助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拜謝公為行○是歲穆王卒子莊王立幼而逢國多難不能與中國競故靈公雖無道猶主夏盟而其攜貳人心者已多至莊王强明內難既除而務外畧孫叔敖為令尹成公景公雖無失德不能當之矣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夏邑縣境因宋陳鄭皆服故盟復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商人桓公子舍昭公子宜立而商人弒之以篡其國是為懿公九月齊人定懿公齊人多不服至久而後定詳見桓公五子爭立

十五年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入得而不有○秋齊人伐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商人弑君且數伐魯故謀討之乃受賂而

（還）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昭公名詳見宋昭公之弑）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失所謂不能討罪失所職也）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

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黄父晉地

一名黑壤晉不能治宋亂故曰無功復濫焉以責鄭貳故歸生有詞執訊通訊問之官宣多既立穆公恃寵作難滅攜而未靖遂汲汲以隨朝夷太子名蔵飭也飭戒前好朝夷相夷朝晉也孤謂鄭伯絳晉都首尾皆畏則身中不畏者無幾鹿得美草呦呦相呼音之善也將死其音必惡若以鋌鋌鹿則畏死走於險其情急矣豈復擇其善音而鳴之喻晉虐鄭鄭必急而欲一鬬以死也鋌銅鐵朴也罔極無常也儵晉鄭之境言欲以兵拒晉

鞏朔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石楚鄭大夫

楚莊王之伯

宣公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

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棐林鄭地在今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舊有林亭解揚晉大夫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無道固然然取賂齊宋而不能討盾非盾之罪乎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鄭既從楚遂以其命伐宋宋師敗將獲華元樂呂皆宋卿大棘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大棘城狂狡宋大夫輅迎也戎兵事貽明果敢毅必行也聽敬從也易反也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四馬為駟告城門而後入見元不

苟叔牂羊斟字得先歸元見而尉之牂自任其罪合猶會也○食士不及御元先有偏焉然牂之罪大而得免于死宋失刑矣○植將主也睅目出皤大腹棄甲亡師于思多鬚貌那猶何也牛與犀兕皮皆以造甲丹漆所以飾之者傳言元不各其咎寬而容衆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陰地河南山北鬬椒楚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盾言物盛則衰彼宗強甚必驕而吾示弱當益驕而速亡○盾實力不能姑托辭以解于衆耳是歲靈公弒成公立

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郔鄭地楚

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陸渾戎雜居雒水間楚子因伐戎而至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滿周大夫對昔禹德方隆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以獻九州之牧貢金於是象其所圖著之於鼎使民知備深入幽阻而螭魅罔兩之類莫之遇故民無災害上下和而受天之祐桀紂昏暴而鼎以遷鼎輕重由德周以明德為天所祐年世未窮何得妄意神姦即所圖者若順也螭山神魅妖怪罔兩水神一云木石之怪載祀皆年也郟鄏今河南府城西有郟鄏陌○王孫滿善於辭足以杜奸雄之心而奪之氣○夏

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後所稱厲之役蓋此

七年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宋字子公四年弒靈公立襄公懼晉討故

從晉而相之以會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監臨之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成公辛子景公立 ○冬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寧行父陳二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宣揚也納藏也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柳棼鄭地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舒似以爲戲舒恥之弑陳侯夏姬子以母淫謂其多○六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潁北潁水之北潁水源自河南登封縣潁谷東徑鄭州至襄城臨潁沙河西入淮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

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辰陵陳地在今河南西華縣境舊有辰亭子重莊王弟名嬰齊宋不服故遣侵之○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艾獵孫叔敖别名沂楚邑封人主築城者慮計也司徒掌役者日日數財用築作具榦楨也畚盛土器稱量其輕重程限也議均勞逸也趾城足略行其廣狹也餱乾食有司監主者素素所慮之期見叔敖能使民○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晉不能討陳罪而楚得執之以為辭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轘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為縣陳侯靈公子名午縣公楚縣大夫蹊徑也取懷與之言辟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愈於不還夏州示討夏氏所獲也武昌府夏口舊有洲名夏州○時能匡君于貪遠出楚諸臣之上楚莊聽其言而復陳善矣乃復納其致亂之臣○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豈禮乎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楚以為恨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于大宫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

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

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

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

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
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
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
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
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

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

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斾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

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
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
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

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楚於此決計必鄭專屬已久圍之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出車於巷示將遷國陴城上辟倪皆哭以窮告楚哀之而退師猶不服故復圍克之逵方九軌曰逵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不天不順天也俘以實還其民翦以賜分其地皆滅也前好前世盟好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賢君徼福此四君存其社稷使比九縣

以服事不滅之也蓋時楚地為縣者九退退舍以禮鄭晉方悉師以救林父謚桓子先縠謚彘子士會食采於隨字季謚武子郤克謚獻子趙朔盾之子謚莊子書欒盾之子謚武子括嬰齊皆盾異母弟輩朔士莊伯也穿萬之族荀首林父弟別氏知字季謚莊子同趙嬰凡厥萬曾孫謚獻子晉師河北將渡河而南林父以鄭服楚欲還俟楚歸更舉兵伐鄭勤勞也動舉也士會稱善言征伐為有罪釁非為是德刑政事典禮之不可敵者讟謗也經紀法也荆楚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步曰卒車曰乘奸犯也宰令尹蔿敖孫叔敖左右前後中者楚分其三軍為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右部挾轅為戰備左部追求草蓐為宿衛前部以茅慮畜有無中軍出權謀以制勝後以勁卒為殿茅明也如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白二幡見騎賊舉絳見步賊舉白之類或云楚以茅為旌幟竊意以茅為烽燧或旌旄之訛未詳象物各勤其類不戒閑習有素選親選

蕃既厚於親故而尤選其賢故舉賞咸得老則不計勞而加惠賓旅則有恩施而無勞役又別其尊卑而貴賤有章仲虺湯左相汋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者致也致討於昧武詩頌篇名烈勲也言武王兼弱攻昧故成無疆之勲撫撫而取之或云兼之悍烈所功烈之處所也先穀獨持異議欲戰非夫不丈夫中軍佐穀所帥濟渡河也荀首嘆其必危師坎下坤上初六變而為臨兊下坤上其文辭云云律法否不也言凡執事者以順逆為臧否今彘子逆命是否也衆羣而聽于一則彊分散則弱坎變為兊兊少女而弱衆散之象也川流則不竭壅而為澤則竭矣坎為兊澤川壅之象也蓋將帥之責于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為凶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彘子違命必不能行此臨之謂也遇遇敵尸主

此禍也韓厥乃勸桓子同濟失屬謂鄭從楚亡師謂縠師陷云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專罪元帥○彘子諱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尤無謀國之忠師敗輩驟厥之由也○沈或作寢叔敖後封寢丘今河南固始縣子重公子嬰齊字子反公子側字伍參奢祖父以智謀寵於王策晉必敗激王還戰南轅回軍南向旆軍前大旗專行各欲行其志非主將故不獲聽而無上謂欲稟聽進止而無上命則其令不一而不知所從管鄭地今河南鄭州有管城敖鄗二山在今河南滎陽縣境鄭既從楚猶飾詞於晉承繼也欒書知楚兵精而素備與鄭人之偽克庸事見楚滅庸舒軍實謂車徒器械若敖蚡冒皆楚之賢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不德謂專以力爭徼要也廣楚乘車名以見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每廣用百人而四分之以其一為承副令番休以備不虞偏半也内官近臣序次也師叔潘尪字得

屬服鄭也原趙同邑屏趙括邑朔善書言謂必執晉政少宰楚官閔憂也二先君成王穆王率遵也候人伺候望敵者還從去也致師挑戰也楚雖將崇和猶單車挑戰以示武靡旌驅疾故也摩近也菆美矢兩作摒飭也掉正也以示閒暇馘斷耳角張兩角逐之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兕止不逐也魏錡魏犨子公族公族大夫滎澤今河南有滎澤縣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不如楚叔潘黨字尪之子趙旃穿之子與錡偕使郤克所謂二憾也七覆伏兵七所不敗先濟要後言之錡與旃雖俱受命而不隨行錡見逐退旃後至席布席坐示無所畏說舍也楚王更迭載二廣故各有御右司馬法車十五乘為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軘車屯守之車元戎戎車在前者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在前開道先人為備可掬言多也右移自西而奔渡河上軍以有備獨不移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唐屬楚小國游闕游車補闕者駒伯郤克字同奔

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卒自為其所將卒之後殿時楚右廣當代王欲右蕩恐軍中易乘人惑故止之户止也軍事本尚右以乘左得勝故先左廣隊廣車墜于埳也甚毒害也扃車上兵闌隊埳則扃礙不能進晉人脫之乃進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楚人見晉兵馬旋又欲害之晉人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乃得出顧楚兵而曰吾唯此偶敗耳不如大國之數敗而奔何用毒我乎逢大夫知趙旃在後見之必當與乘故使二子無顧乃顧之云云故怒使之尸此投綏以免旃明日以所表木取尸果纍尸於下負羈楚大夫知罃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魏錡也抽擢也菆美箭房箭舍蒲楊柳以為箭者董澤所出山西聞喜縣有董池陂穀臣楚王子知莊子獲襄老囚穀臣將以相當而易罃也軍營屯也邲鄭地今河南鄭州有邲城有聲言晉兵猶衆將不能用重輜重楚既大勝黨請築軍營以彰武功而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不許文字也戢藏櫜韜肆遂

夏大也詩美文王誅暴亂而息兵信哉能保此肆夏之美德武頌篇名者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三篇鋪布時是繹陳思語辭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能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次第章典章幾危也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所罪之在也古者師行必以遷主載於齊車每舍奠焉今為此主作宮而祀之以告戰勝之事傳言楚莊有禮故遂興餘見鄭石制之亂桓子請死以當敗軍之罪晉侯聞文公子玉事而復任之士貞子渥濁也再世謂成王穆王也○是時楚莊雖強而晉無大挫猶足以持之自邲既敗於是晉勢失而楚兵獨横莫能校焉林父之罪實博矣宜於用鉞而乃使之復位可謂以刑訓國乎貞子諭以日月之食抑何不倫也哉宜其日弱而不振也○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蕭宋附庸今徐州蕭縣有蕭城

宜僚丙楚二子纊綿也挾纊說以忘寒也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以呼之麥麴鞠窮食之皆可以禦濕欲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悟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如魚在河將有

腹疾也眢井廢井如目無明也無社意悟故使展叔視癈井而求拯已展叔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已哭乃應傳言蕭人無守心〇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清丘衛地在北直隷開州原穀先穀不實謂宋伐陳衛救之是不討貳楚伐宋晉不救是不恤患前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貳今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清丘之盟晉以衛之

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爾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說解也亢當也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説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平國之功○夏晉侯伐鄭為邺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

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孫有禮必能安定其國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

陵二國不使行其禮申舟無畏字孟諸事見穆王爭伯昭明聾暗也犀申舟子以子托王示必死華元以我比其鄙邑等於亡國而殺之投袂振袖也窒皇寢門闕屨及劍及車及娗甚而去速追及之也○楚莊於此復肆其虐風焉

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楚威動中國孟孫勸公往賄之旅陳也百言備也陳百品實于庭以為獻物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采章謂玄纁璣組羽毛齒革可充衣服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賄賂之多皆實所獻亦庭實也薦進也無及謂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用子言獻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

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宋被圍久故告晉求救樂嬰齊宋大夫伯宗晉大夫在心言或高或下權之心耳山川良玉及國君皆天下之美大者必有以玷之雖含隱無害其美大此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完美也晉侯恥不能救宋故以為喻藪林藪疾毒害也於是止不救使誑之固守解揚前為楚囚歸晉任使樓車車有望櫓者無二信謂信于晉不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命于晉不復受命于楚貫糜墜也考成也○伯宗之言使其君懷

安而甘不競豈畧之弘哉且楚師久駐宋鄭亦已老矣悉師以救未必無功乃棄人于危而復用迂之何以主夏盟乎○楚在宋積九月不服故去弃言謂舍宋也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華元夜入楚軍乘子反不虞登其牀以病告而詞復强果如曹沫之刼盟齊桓者故子反懼卒如其言與之平蓋其時以城下之盟為辱國○楚莊既討徵舒之亂力足以有陳鄭而不取宋故也○既病甚必退師與之平皆度時審勢而并酌于義也故列之伯焉然而陵偪宗周與桓文異矣其皆緣於晉之失策也哉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

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
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
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
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
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

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齊有輕晉心故侮其使徵召也郤子跛而登階故笑欒京廬郤之介必得齊罪乃復至請以私伐恨之深也固知之故逃斷道晉地苗賁皇以楚臣仕晉不逮言急也久之以成其悔言三子被執齊人必有悔遣使之心今又久之或將背晉是成其悔反者謂高固辭不當來之詞君行師從故盟還而言師老致仕士會更受邑於范文子武子之子名燮類倫也易反也詩小雅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豸解也○晉侯禁其臣不得以私憾逞是矣果以賁皇言為然當有詞以謝三子乃緩之使逸豈禮乎然上卿見辱於伯咸亦已大損陳詞以責齊必引愆自謝矣而惜乎不及是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二子得逃公不事齊以齊晉盟故懼乞師于楚用晉師盟蜀事在後傳因王卒終言之

成公元年春為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前乞師於楚伐齊楚反與齊好故懼而作丘甲又從晉與盟赤棘晉地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此作丘

甲令丘出二十五人矣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賦車馬也繕完治完城郭備戰守之備同共伐也逞解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
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
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
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
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逄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

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
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

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賔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

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時郤子蓄憾無由發而齊頃數伐魯衛魯二邑今山東泰安州境良父等衛四大夫齊伐魯還與之遇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成子石稷謚衛師敗良父戰不止稷欲使須救此稷於此戰止良夫止車來新築救兵也鞫居新築衛地于奚新築大夫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軒縣也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器車服名爵號禮義信相胥以成政而本於

名器故聖人重之魯衛俱請兵代齊晉侯始許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無能役不中其役使八百乘六萬人華齊地今山東華縣靡笄山名輿衆也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無辱命言自欲戰不須命也高固先以單車入晉軍挑戰桀磔同繫桑本欲以自異賈勇以已餘勇賣於人褰齊地去齊五百里翦削也克以中軍將自執旗鼓雖傷而鼓不息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血多汚輪御猶不敢懈有險馬不能進故緩推車克戰急故不識殿鎮也擐貫也華不注山在今山東濟南府城東北下有華泉○齊君臣恃勇輕敵而晉大將御右皆扶傷致死後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忍也○凡戰非元帥則御在中將在左厥以父子輿示夢故代御以追齊侯齊侯果以御為君子不射而射左右左隊右斃故綦毋張寄車亦不使在左右張晉大夫厥復俯而安隱其右之斃者丑父乃得與公易位厥不之見轏士卑不堅者一云卧車丑先寢其中傷於蛇欲為右而匿之故

驂馬絓木不能推為厥所及繫馬絆厥執之盡臣禮謙言本為二國請救不欲過入君地乃以戎士而承臣僕之空之以攝其職丑父詐以公為賊者使下取飲副車載以免丑身代之厥執獻郤子義其言不殺齊侯重其代已三入晉軍求之齊師皆有退心故輕出以帥厲退者逐迸入狄衛狄衛畏齊之彊皆護免之狄從晉者歸過城邑皆勉使善守辟辟之使避也銳司徒主銳兵者有禮謂其先君後父也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窌在山東長清縣境舊有地名石窌與丘輿馬陘皆齊邑賓媚人國佐別名甗無底甑山形滅紀所得磬樂器玉為貴皆齊之寶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東畝使壟畝盡東行佐以王命尊卑有等質其母是廢其等詩大雅言孝子心無窮恒推其類以錫之於人德類孝德之類也物別也別其土之所宜以制疆理而播種殖之利詩小雅言或南或東各從土宜晉伐齊循壟東行易故欲東違其宜矣四王禹湯文武五伯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役供也詩商頌遒聚也何害非其病也不然不如此也戰而曰犒孫詞震威也餘燼譬言敗亡餘衆借一求一戰也若幸而勝亦從晉命不幸而敗敢有不從國佐詞毅而辨晉已心屈因諫許之伐敵而得其寶足為國重齊服則侵田歸而難亦紓天授言難必也賦輿猶兵車藉借也借以為詞衷妻去齊五十里汶陽在今山東泰安州境本魯田為齊所侵故使歸我上鄆地闕前禽鄭歸逆公以會晉師三帥郤克士燮欒書禮公之卿三命先路革路已嘗受王所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主甲兵司空主壁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皆大夫亞次也旅衆也次於卿而為衆大夫者皆受魯賜一命禮大夫再命今一命未詳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師還

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惟哭門外衛人亦於門外設喪位凡喪位婦人哭于堂今賔在門外故移於門内至葬遂行此禮不復移之於内蓋以喪禮有進無退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文子避功故武子度其免於禍郤伯郤克

字荀庚將上軍時不出文子佐上軍代行故稱帥以讓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故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巳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

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

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楚忿魯衛興師伐之以救齊為名時共王年十二三故曰弱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大戶閱戶口已責免逋責逮鰥及鰥寡也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王不在令蔡許二君當左右之位蜀陽橋

皆魯地名退師之名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公衡成公子遺之也二君乘楚王車為左右謂失位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民息居助語猶歟言衡父逃歸不終楚好後人必有當此者後昭公如楚蓋緣此太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嬰齊不務德而徒以衆逞內勞民而苟以懼敵達晉少懦幸而有功豈先王耀德之意而傳乃多言以誇之陋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

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鞏朔士莊伯名單襄公王卿士獻齊捷非禮故王使辭之式用也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淫慝謂虢掠百姓取囚俘也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委屬也

三吏三公也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朔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覆伏兵也伯牛鄤丘輿皆鄭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

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授玉執圭行朝禮也克怒猶未釋復宣前事以恥之服改戎朝異服也明識其人○克慢甚矣厥之言何婉而恭也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不免不令終也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謂敬諸侯則得天命也史佚周文王太史非族言楚夷也不與華同○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前伐許取其田今正其界展陂許地汜

祭鄭地河南鄭州有祭城攝代對也子反欲許鄭決直曲於其王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自邲戰服楚今以楚曲鄭而執其二臣始受盟于晉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圍龜文公子字子靈前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鼓譟以習攻之蟲牢鄭地在河南封丘縣境舊有

桐宋公不欲會故托其難以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子游公子偃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

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衞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衞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衞人登陴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别種河南汝州有蠻中聚不保不守備登陴聞說謀也〇六月鄭悼公卒如貞伯言〇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〇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繞角鄭地河南魯山縣有繞角城申息二邑皆近蔡桑隧在河南確山縣境舊有桑里還戮不義怒敵難任故不克六軍悉出故曰成師酌於民取民心而酌之也商書洪範鈞等也武子以善為衆不以人為衆傳言欒書得從衆之義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拜師謝其救氾鄭地今河南氾水縣南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馬陵衛地在北直隸大名府境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餘見下卷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

也是以敢私言之齊以大國服事晉晉故感焉使魯還其所取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私私與言解體不親附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是以大道諫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申驪楚大夫還遇繞角還也欒書自此從三子不與楚戰嗣後每從其言師出有功如流順也宜宜有功也遐與何通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愷悌必作人也會伐蔡過許見其無備因

攻之〇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巫臣以楚人奔晉渠丘莒邑莒子朱以為號今山東安丘縣有狡猾思開封疆者有縱弛無備者故多得兼并以成大國勇夫恐人謀害必重閉其門國尤當備矣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

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諸侯貳如季孫言蒲衛地北直隸長垣縣治名蒲城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銅鞮晉地在今山西沁州鄭自垂棘之盟事晉今以重賂貳於楚而被執伯蠲鄭行人陳與晉故楚伐之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浹辰十二日詩逸詩絲麻精細之物菅蒯皆草屬姬姜大國之女蕉萃賤陋之人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孫申字叔申

紓緩也伐國而緩使示將更立君者晉抱空質必自歸君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詳見下卷）〇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黑背衛侯弟公子班字子如髡頑成公太子州蒲厲公名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脩澤鄭地河南脩武）

縣境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詳見卿族興廢鄭伯討立君者戌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禽叔申弟傳言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害身○聖人忠孝之道豈擇人而為之此非所以為訓叔申亦不幸焉耳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謂公貳于楚須茷反審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親弔故晉得止之辱自取也故不書葬以諱之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

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十三年夏四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復還為亂子印子羽穆公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春秋左傳屬事卷三